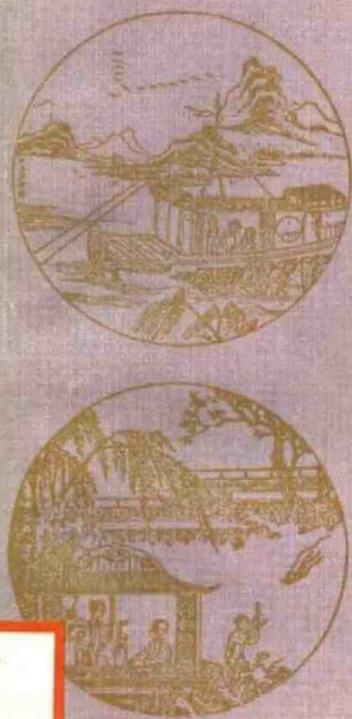


李杜詩八翁曲譯注

李德原
譯注



278
李笠翁曲话译注

平 江 页著 李德原 译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文汇书店经销

(天津市尖山路94号)

天津市富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字数201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

ISBN7-80504-017-6/J·8

定 价：2.05元

演員必讀

張庚題

只有認真地運用傳統藝術理論的
體系，才能創造現代戲曲表演的
藝術。——《曲話》的譯注：作是次
常有高音歌詞。

祝肇 年九月

《李笠翁曲话译注》序

方 岳

数年来，沉疴未愈，渐已远离市井，而门可罗雀了。从前，我的诤友孙犁曾力主过“文章寂寞之道”的。那时，他虽评我为“不甘寂寞”，而实际上则是我欲寂寞而不得。如今，我已难于执笔为文，却在深深地体味着“寂寞”的味道。

1983年时，曾为我花费了三年心血，奔波各地搜求散见的作品，终于编成“文集”的王树人同志，自调入晚报主笔副刊以来，亦因其编务羁身，极少见面了。

数日前的一个下午，门铃突响。我缓缓地扶杖走去开门，门外久立的竟是多时不见的王树人。他行色匆匆，带来了一部书稿，说是受人之托，务请我看后写一篇序言。我展开书稿，那稿件的扉页上，是著名书画专家钱君匋题写的遒劲中透着清秀的书名：《李笠翁曲话译注》，我从而想到钱先生为我刻制的“方纪”、“五四生人”等三方印石。心情无比激动。本书的译注者，又是我30年前的一位青年朋友——李德原。

记得是在50年代中期，李德原曾因说了几句同情鲁藜的话而罹难。解脱后，他便潜心于戏曲研究，还曾为提高演员的文化水平而编写过一套《戏曲演员语文课本》，在戏曲界深有影响。多年不见，听说他在戏研室参加了《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的编纂工作。不想，他居然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完成了“李渔剧论”的译注任务。

几天来，我翻阅着这部书稿，深深地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勤奋而激动不已。他们是在历次运动中，带着累累伤痕的，竟然能在年过“天命”时，乐此不疲。苦研而得出硕果。

中国戏剧理论的遗产，原是十分丰富的，只是我们的发

据与研究工作过于迟缓，因而往往落后于外国。就李渔的“曲话”而言，其实早已广布海内外。日本的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代戏曲史》一书中就曾说过：“《十种曲》之书，遍行坊间，即流入日本者亦多，德川时代（1603—1876的德川幕府时期）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近来，在西方世界中研究李渔之剧论者，亦不鲜见。如美国的詹姆斯·刘若愚便在他新著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采用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对李渔的剧论在中国文学理论总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给予较高的评价。

近来，国内研究《李笠翁曲话》者，也日趋众多，各种注本和专论不断面世。这更说明了李渔的剧论，至今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我在50年代时，曾有《学剑集》一书问世。当时我对于李渔的剧坛生涯，略知一二。他自创剧本《十种曲》，并亲自执导和表演，还自办家庭戏班赴各地演出，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熟知临场之道。因此，他为我们留下的经验之谈，可说是十分珍贵的。今日的戏剧工作者，有的取法于莎士比亚、莫里哀，有的则钻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有的人正学习着西方现代手法，在“荒诞”二字上下功夫。这从艺术的多种实践方面考虑，也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对于中国戏剧理论的开掘和研究，则也是不可偏废的。

李德原同志积多年戏曲研究之功力，从戏曲演出的实际出发译注了《李笠翁曲话》，它对于古典戏剧理论之研究，对于演员之学习提高，都将是不无裨益的。我祝这本《李笠翁曲话译注》，能不负译注者及出版者的初衷，收到其预期的效果。

1987年9月26日于天津

《李笠翁曲话译注》序

薛若邻

不久前，接到德原同志由天津寄来的信，嘱我为他的《李笠翁曲话译注》写序。捧信自忖，既忧且喜，忧的是恐怕序言写得不好，影响了德原同志大作的声誉；喜的是他通过辛勤的劳动，又结出科研硕果。

我和德原同志相识，是在一九八三年，那时全国正在探索编纂戏曲志这部大型文献丛书，它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立卷，目的是按地区总结我国戏曲的发展规律，记录当代戏曲的发展成就。中国戏曲志是一部具有资料、知识、教育和诊治等多方面功能的地方戏曲的“百科全书”。多年来，德原同志把主要精力投于戏曲志的编纂工作中，他是天津卷副主编之一。

搞戏曲志是很繁难的，大者如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如何记述；小者如某一演员、某一剧目究竟是否上书，都要经过仔细慎重的研究考虑，甚至绞尽脑汁。全国编志的同行们有句互相理解和慰勉的流行语，叫作“甘苦自知。”的确，其中的艰辛，只有编写戏曲志的人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几年来大家集体攻关，其心思才力，都用在这个大工程上面，很自然，影响了个人的研究计划，也影响了个人成果的面世。可是德原同志在参加天津卷戏曲志编纂工作的百忙当

中，却能抓紧时间，潜心研究李渔戏曲理论，经过多年努力，把《李笠翁曲话译注》奉献给读者，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并且佩服他的勤奋和功底。

李渔，字笠翁，浙江兰溪人。他的戏曲理论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一书，后人把这些论述摘取出来，称为《曲话》。李渔是一位由明入清的戏曲家，康熙年间，封建经济母体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经过明清易代的一度中断，又开始萌芽。李渔的戏曲理论是在新的生产关系破土萌发的环境中出现的，因此，它具有时代的高度。

如今海内研究探讨李渔戏曲理论者，名公辈出；注释翻译其戏曲理论者，比比皆是。德原同志不畏路难，另辟蹊径，选择新的角度，他的《译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立足于帮助戏曲演员提高理论水平和艺术修养，使之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塑造舞台形象。

我谨借重这部书的出版，谈一点个人的感受，实在不能称之为序。

1987年10月3日

目 录

- 序.....方 纪 (1)
序.....薛若邻 (3)

词曲部

- 结构第一 (计七款) (1)
- 戒讽刺 (18)
立主脑 (28)
脱窠臼 (32)
密针线 (35)
减头绪 (39)
戒荒唐 (41)
审虚实 (45)
- 词采第二 (计四款) (48)
- 贵显浅 (51)
重机趣 (56)
戒浮泛 (59)
忌填塞 (63)
- 音律第三 (计九款) (66)
- 恪守词韵 (82)

凛遵曲谱	(85)
鱼模当分	(89)
廉监宜避	(91)
拗句难好	(93)
合韵易重	(99)
慎用上声	(102)
少填入韵	(104)
别解务头	(106)
 宾白第四（计八款）	(109)
声务铿锵	(112)
语求肖似	(115)
词别繁减	(119)
字分南北	(125)
文贵洁净	(126)
意取尖新	(129)
少用方言	(130)
时防漏孔	(135)
 科诨第五（计四款）	(137)
戒淫亵	(138)
忌俗恶	(140)
重关系	(141)
贵自然	(143)

格局第六（计五款）	(145)
家门	(147)
冲场	(151)
出脚色	(153)
小收煞	(154)
大收煞	(156)
填词余论	(158)

演习部

选剧第一（计二款）	(161)
别古今	(165)
剂冷热	(168)
变调第二（计二款）	(169)
缩长为短	(171)
变旧成新	(175)
附：《琵琶记·寻夫》改本	(184)
《明珠记·煎茶》改本	(194)
授曲第三（计六款）	(203)
解明曲意	(205)
调熟字音	(207)

字忌模糊	(212)
曲严分合	(214)
锣鼓忌杂	(216)
吹合宜低	(217)
 教白第四 (计二款)	(222)
高低抑扬	(224)
缓急顿挫	(230)
 脱套第五 (计四款)	(232)
衣冠恶习	(234)
声音恶习	(237)
语言恶习	(239)
科诨恶习	(242)

声容部

习技第四 (计三款)	(244)
文艺	(247)
丝竹	(257)
歌舞	(264)
跋	何 迟 (276)
后记	(279)

李笠翁曲话译注

词曲部

结构第一（计七款）

填词〔1〕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为此，犹觉愈于驰马试剑，纵酒呼卢〔2〕。孔子有言〔3〕：“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博奕虽戏具，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虽小道〔4〕，不又贤于博奕乎？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5〕亦可成名。否则才夸八斗〔6〕，胸号五车〔7〕，为文仅称点鬼〔8〕之谈，著书惟供覆瓿〔9〕之用，虽多亦奚以为？填词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遂能不泯其国事者。请厉言之。高则诚〔10〕、王实甫〔11〕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词一无表见，使两人不撰《琵琶》、《西厢》，则沿至今日，谁复知其姓氏？是则诚、实甫之传，《琵琶》、《西厢》传之也。汤若士〔12〕，明之才人〔13〕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14〕者，不在尺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

传之也。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15〕、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16〕，尚矣〔17〕！唐则诗人济济〔18〕，宋有文士跄跄〔19〕，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20〕。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礼乐〔21〕一无可宗，即语言文字之末，图书翰墨〔22〕之微，亦少概见。使非崇尚词曲，得《琵琶》、《西厢》以及《元人百种》〔23〕诸书传于后代，则当日之元亦与五代、金、辽同其泯灭，焉能附三朝骥尾〔24〕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此帝王国事以填词而得名者也。由是观之，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25〕者也。

[注释]

- 〔1〕填词：原指唐宋词人按谱填词而言，这里借指戏曲创作。
- 〔2〕呼卢：呼，博戏时呵喝之声。卢，古代博戏时以五木为采骰子，有枭、卢、雉、犊等形状，卢是最高的采。后因称赌博为“呼卢唱雉”。瞿佑《最子诗》：“却忆咸阳客舍里，呼卢唱雉烛花底。”
- 〔3〕孔子有言三句：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先生说：‘吃饱了，一天到晚什么心也不用，这真难呀！不是有玩赌奕棋的吗？干一干总比闲着好。’”
- 〔4〕小道：《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意思是：就是小技艺，一定有可取的地方。
- 〔5〕寸长尺短：《楚辞·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意思是，尺比寸长，但比较更长于尺的就显得短，寸比尺短，但比较更短于寸的就显得长。
- 〔6〕才夸八斗：比喻才学很好。《南史·谢灵运传》：“灵运曰：

‘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同一斗。’”

- (7) 胸号五车：比喻读书很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 (8) 点鬼：张𬸦《朝野金载》：“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连名，……号为点鬼簿。”
- (9) 覆瓿(bù音部)：《汉书·扬雄传》：“刘歆亦尝观之（指扬雄著的《太玄经》与《法言》），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覆，盖。瓿，瓮。
- (10) 高则诚(？—1359)：元末南戏作家，《琵琶记》的改编者。名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元至正五年进士，曾官处洲录事，转江西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明太祖继位后，招致为官，不就。诗文集名《柔克斋集》，清代有辑本。
- (11) 正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元代杂剧作家。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活动时期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1295—1307)年前后。所著杂剧13种，《西厢记》是其主要代表作。
- (12) 汤若士(1550—1616)，名显祖。明代戏曲家。字义仍，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所居名“玉茗堂”。万历十一年进士，官居浙江遂昌知县。以不附权贵被夺官。归临川，家居二十年卒。他在戏曲创作上，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作有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五种，后四种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诗文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明史卷230有传。
- (13) 才人：戏曲作家。
- (14) 脍炙人口：脍(kuài音快)，细切的肉。炙(zhì音治)，烤

肉。脍和炙都是人们爱吃的可口食物，比喻好的诗文被人们称美和传诵。

- (15) 汉史：指《史记》和《汉书》。《史记》是司马迁所著。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上起黄帝一下至汉武帝，记事长达三千多年，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事记得好，文章写得也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汉书》是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两代共同努力写成的，是《史记》之后的著名史书。全书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一百二十卷。《汉书》又名《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在文学上都有很大价值。
- (16) 千古不磨：千古流传，永不磨灭。
- (17) 尚矣：尚，久远。这里是赞美的意思。矣，表达语意的十分肯定。
- (18) 济济：多而整齐貌。
- (19) 跄跄：步趋有节貌。跄跄济济，语出《诗·大雅·公刘》：“跄跄济济，俾（摆）筵俾几。”后常用形容人才众多。
- (20) 三代后之三代：前一三代指夏、商、周，旧时把这一时期描述为古代文物礼乐最为美好的盛世。后一三代指以“汉史、唐诗、宋文”著称于文坛的汉、唐、宋三代。
- (21) 政刑礼乐：政指政治，刑指法度，礼指礼制，乐指乐舞。
- (22) 图书翰墨：图书，书籍 翰墨，笔墨。泛称文章。
- (23) 《元人百种》：《元人百种曲》，明臧懋循编 有博古堂本。
- (24) 附三朝骥尾：三朝指汉史、唐诗、宋文。附骥尾，《史记·伯夷列传》：“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司马贞《索隐》：“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以喻颜回因孔子而名彰。”骥，千里马。
- (25) 同源而异派：本源相同，而支流（体裁）不同。

[译文]

戏曲创作这一门道，历来文人把它看成最末等的技艺，然而能够眼睛向下从事这一工作，我觉得总比塞马、比剑、狂饮、赌博还要强。孔子说过：“不是有博采下棋的吗？干干也比闲着好！”博采下棋虽是游戏，但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要强；戏曲创作虽是小技艺，不比博采下棋又要好得多吗？我认为技艺无所谓大小，重要的是在于能够精通它；才能无所谓多少，重要的是能够善于利用它；能精善用，即使每个人各有长短，也是可以成名的。否则，自夸才高八斗，号称学富五车，而写出的文章只不过是被讥称为点鬼簿，著出的书只不过是供人们盖酱瓮，纵使你的学问再多，又有什么用处？戏曲创作这一门道，不但文人对它擅长的能够成名，就是前代的帝王，也有凭借本朝戏曲取得光辉成就，结果竟使国家的业绩永不泯灭的。请让我一一加以说明。高则诚、王实甫这些人，是元代的名士，除编写剧本外，全没有什么表现，假使高则诚不编《琵琶记》，王实甫不编《西厢记》，沿到今天，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高则诚、王实甫的名字在世上流传，实是因为《琵琶记》、《西厢记》在世上流传的缘故。汤显祖是明代的戏曲作家，诗歌、散文、书札，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是他被人们称美传诵的作品，不表现在书札、诗歌、散文上，却表现在《还魂记》这一剧本上。假使汤显祖不写《还魂记》，那末当时的汤显祖，虽已生活在世上，却象不存在一样，何况到了后代呢？所以汤显祖的名字能够在世上流传，实是由于《还魂记》在世上流传的缘故。以上这是人因编写剧本而成名的事例。历代文字事业的繁盛，它的名字各有归属，“汉史、唐